

母亲国庆圆梦

王海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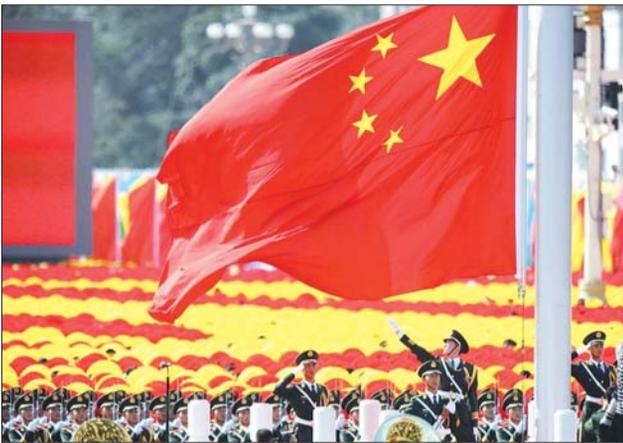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记忆中，母亲唱得最多的这是这首《我和我的祖国》。

母亲天生一副好嗓子，甜美清脆，我们姐弟三个从小到大都伴随着她的歌声长大。《我和我的祖国》是母亲和我们一起庆祝重大节日，尤其是国庆的必唱曲目，唱到动情处，母亲的眼里还会泛起泪光……

听外祖父讲，母亲从小不仅学习优异，而且有很高的文艺天赋。可是在五十年代的乡村，靠天吃饭，加上家里兄弟姐妹多，外祖父和外祖母费尽心思，一家人的温饱也只能勉强维持。无奈之下，母亲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回家了。就这样，母亲从十二岁就和大人一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分担家庭的经济负担。母亲说，她当年的梦想是通过考学，走出小村，看看外面的世界。

当我们姐弟相继出生以后，乡村的生活质量比起母亲小时候有了质的飞越，母亲重新燃起梦想，只不过她是把自己未实现的梦想寄托在我们的身上。用母亲的话说，只要我们刻苦努力，她和父亲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们上学。在父母亲的辛勤耕耘下，我们姐弟三人的学费都有了着落，学习上你也追我赶，不甘落后。

九十年代初，我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当成绩揭晓的那天中午，母亲边做饭边放声歌唱，把《我和我的祖国》演绎得抒情优美又不失激昂。端菜上桌，举杯庆祝的时候，母亲深情地说：“燕子赶上了好时代，听学校教务处的老师说，你去上学，每个月国家都要发一部分补助，每个学期考到前十名，还有奖学金可以拿。正是因为有了国家的好政策，你们姐弟才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妈妈希望你能够把握好机遇，学到真本领。”母亲的一番话，透露出她对



祖国的感恩与热爱，让我明白了母亲喜欢《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的深刻内涵。

送我上学的那天，母亲穿上了平日只有走亲访友才穿的衣服。办理完入学报到手续后，母亲提出要到我上学的城市有名的五一广场看看。走出公交车站，母亲一眼就望到了不远处五一广场上空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如果能在国庆节来到现场观看壮观的升旗仪式，那该有多幸福啊。”母亲充满期待地说道。母亲的话听得我心里酸酸的，家乡离这里不到五十公里，中巴车每周至少有两趟，可是母亲舍不得花来回五块钱的车票，多少年了，到省城的次数屈指可数，在国庆节现场观看升旗仪式也就成为深埋在母亲心底的梦想。

在我求学的四年中，多次在国庆节前提出陪母亲观看升旗仪式，都被母亲以家里农活忙走不开，爷爷年老家里离不开人照顾的理由拒绝了。我知道，母亲之所以拒绝我，最重要的理由是我们姐弟学费已成为家里沉重的负担，母亲怕花钱。

1999年，我已参加工作一年多，家里的经济条件日渐好转，弟弟妹妹也都考上了理想的学校。

这年国庆前，母亲主动给我打来电话，说全家人要一同到五一广场观看国庆升旗仪式。9月30日下午，母亲和家人坐了近三个小时的车，冒着秋雨到来，为了第二天能早点到达五一广场，找个最佳位置观看升旗，我们订了离五一广场最近的酒店。国庆节那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招呼家人起床，要早点到五一广场呼吸雨后的清新空气。步入五一广场，母亲像个孩童似的用鼻子嗅嗅广场周边摆放的花团，伸开双臂深呼吸，绕着广场足足转了有两圈。

7时整，升国旗仪式开始。母亲凝视着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向国旗行注目礼，直到国旗高高飘扬在广场上空。母亲激情澎湃，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四十多年了，心情从未如此激动过，想不到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我能够在现场看到如此壮观的升旗仪式，这是在几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我觉得此刻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歌声在五一广场适时响起，母亲与我们高声吟唱起来，歌声久久回荡在广场上空……

征集令

为了给济阳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济阳》特开辟《澄波湖》副刊专版，主要包括“我拍我秀”、“济阳地理”、“济阳文化”、“古城旧事”、“名人轶事”、“澄波湖畔”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济阳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济阳地理”主要介绍济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

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济阳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或者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负责任。

投稿邮箱：qlwbjryj@163.com qq群：229717843

聆听秋天的声音



姜宏伟

秋风吹黄了满山的色彩
秋天便将金灿灿的封面打开
高粱、玉米、大豆
成熟的梦想在秋天里绽放

秋天是季节成熟的舞台
金黄色的收成
登上了秋天丰富的舞台

河流灿烂着流淌的笑容
一片云的思乡从故乡走来

秋天芬芳着父老乡亲的梦想
在春夏秋冬变换中
秋天为大地献上了最诚挚的爱

一切成熟的庄稼
都走在秋天的路上
一切与秋天相关的话题
都写进了丰收的时代
岁月的琴弦
弹奏出秋天最丰富的爱

咖啡时光

郭利

虽然自幼生长在城市，我既不喜时尚甜美的果汁饮料，也不爱充满优雅情调的清茶，一年四季只要白开水足矣。于是有人笑我，真是个不懂享受的小农女子。

可就是我这样的小农女子，迈入中年时，竟然莫名爱上了充满小资情调的咖啡，爱上了与咖啡邂逅的缱绻时光。

时常，在倦意蔓延的午后百无聊赖，在人潮喧嚣的办公室里意乱心烦，便冲一杯最简单的速溶咖啡，当咖啡的芳香丝丝缕缕氤氲在我的指间脉络时，不仅倦意消散，内心也变得温软舒展。办公室依然逼仄纷攘，咖啡将那些焦灼不安过滤殆尽，于是神清意明，内心变得辽阔深远。

时常，坐在幽静的咖啡馆里，与知己密友娓娓相谈相望，不拘话题，内心就有说不出的欢喜默契。有时不约一人，独自发呆，也随意而悠然。咖啡浓香入骨，甘苦自知，给心灵一份温暖的陪伴，深切的相融，短暂的栖息，暧昧的相拥。

人到中年，喝的不是咖啡，

喝的是似苦似甜的心情，喝的是一段欲说还休的思绪，喝的是一路走来的风雨年华。

饮料太甜，甜得单纯热烈，无法承载女人千折百回、辗转斑驳的岁月人生；清茶太淡，淡得优雅从容，抵达不了女人纷繁斑斓、爱恨纠缠的心灵。

唯有咖啡，用苦与甜的巨大反差、浓与香的惊艳华丽，才可以担当得起女人浓墨重彩的心胸，才能包容得了世间白云苍狗纷纷。

咖啡是舶来品，那份炽热香浓与中华文化中的恬淡柔和不太相容。咖啡有点野性，有点不羁，却是一份生命情感的袒露。所以，咖啡不只是小资女子的格调，也是小农女子的情怀。哪怕见识不够广阔，哪怕器局不够豁朗，内心仍有对浪漫与理想的期待和向往。

一杯咖啡，让寻常女子深爱，不只为寡淡的生活添一段色香味，更为寂寞的心情添一点迷离的奢侈，让思绪偶尔飘忽，只是飘忽一下而已。然后白开水的寻常生活依旧，而心灵因此有了始终温润打情的理由。



我生命中的“建国们”

冉庆亮

在我生命的历程里，接触过许多个名字叫“建国”的人，我称之为最美丽的邂逅。见了，我总笑着问他们：为何“建国”这个名字像烂漫春花，随处“绽放”？虽然姓氏各异，其答案却如出一辙：因为，国人都大爱自己的祖国，无论建国前或建国后，孩子一出生，家长给取这个名字，意欲让他长大后为建设祖国出力献策。当然，国庆节这天出生的，取名建国，除这个含义外，还有一层深长的“纪念”意思。

在我的身边，就有多个建国。还真没辜负父母的殷切期望，建国们表现得是那么的优秀，以致深深地影响着我在人生。

放弃千机机会

坚守养猪场的“建国”

在火热的军营，有位战友叫东方建国，他高大俊朗，玉树临风，被战友们称为“东方美男”，深得首长赏识。从新兵连下老连队后，他被指导员看中，随后分到连部当通讯员。大家都羡慕得不行了，因为这是一个提干或当技术兵的阶梯。可他非要去养猪。一天，团长来连队蹲点，看到在冰冷的水池捞水葫芦（猪饲料）的他，很是心疼，就招呼他“上来”，可他硬是在水里呆了20多分钟，将水葫芦捞完。

上得岸来，虽然满脸泥花儿，军裤水滴，冻得哆哆嗦嗦，站立不稳，他却“啪”一下立正，“首长好”“声里，向团长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团长的眼圈儿立马就红了。

说，给我当警卫员吧！

“报告首长，我已向连里立下军令状，让全连战友天天吃上肉，这事可否三年后再说？”团长努力地一忍再忍，泪水还是涌了满脸。

二十年后，他转业到家乡，组织安排他市里一个管钱的副局长职务。可他坚辞拒绝了，回农村老家做起养猪事业，不几年就带动了整个乡养猪致富。

老当益壮

退而不休的“建国们”

那个高大帅气的李建国，曾是党校的领导，一批批新老党员在他这部“充电器”里变得出类拔萃。大家敬重爱戴他的同时，更看好他的书法。那一点一横、一撇一捺里，尽是养心壮骨的药，催人奋进的鼓。他退休后，还当起老年大学的讲师，令一批批老年学员焕发出了正能量。

那个矮墩墩的赵建国，青壮年时披星戴月走乡串村打假，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曾令我溅泪笔端。如今国字型的脸上爬上了不少皱纹，眉心的皱纹却是一个“建”字。然退而不休，挤人群里说唱，一部小品刚开头，就让人们前仰后合笑得肚子痛，却忍不住抹泪：“这个老活宝，简直就是《青松岭》里一甩啪啪响的长鞭！”

“建国们”

中不乏佼佼者

“长鞭哎那个一甩咄，叭叭地响哎……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话赶着，就赶我哼唱起

了这首歌，一些另类“建国”也就禁不住历历在目了。却说升初中那年，班里竟然“遭遇”了两个肖建国，本可以分唤大建国小建国的，可他们谁都不乐意。忽一日，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唱起了《青松岭》。一个粗呼噜大嗓，一个细声细气，大家就分别称呼他们“粗建国”、“细建国”了。“粗建国”升入了高中，后来当上了一个公司的经理。而“细建国”以数学语文总分97分获得了“田地大学录取通知书”。他却没去种地，而是从贩卖鸡蛋开始，摸爬滚打，办起一个跨国公司。“粗建国”公司破产，就被“细建国”邀来“合唱”。如今，他们的公司，每年向国家缴纳税款逾百万元，还安排了20多名残疾人就业。

我还有一个叫姚建国的同学，1957年9月30日出生，九岁上一年级，报名册上是姚发财。当时正值“文革”，有同学就笑他，“这么小就‘要发财’，私心够严重的呀，咋不叫‘要建国’呢？”他还真的较真儿，回家后就埋怨母亲为啥不托肚子多坚持一天，国庆节生他。没坚持住不打紧，名字叫建国也行啊，非逼着母亲找老师，把名字改成了姚建国。他也是真诚的，执着打拼半个多世纪，成了全省劳动模范。

最近上网，我又邂逅了出版人、记者邱建国，他的“歌喉”让我倾倒。

每一次美丽的邂逅，总会点燃我的“建国情结”，因为我也曾改叫建国，被众多建国挤出了队列。我就在躬身埋头“建国”的同时，默读：“我叫建国，我叫建国。”每天的日记署名，全是“冉建国”！